

一幅耀目的时代画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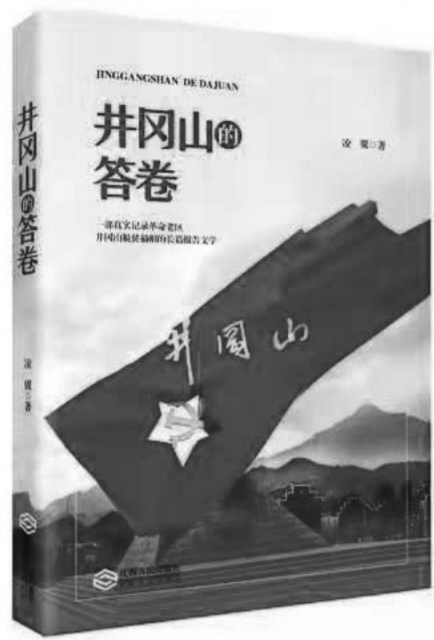
——凌翼长篇报告文学《井冈山的答卷》读后

吴海

最近有一本书在出版界、文学界引起广泛关注和热议,可以说好评如潮,赞扬之声不绝于耳,这就是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作家凌翼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井冈山的答卷》。

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是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精神永放光芒,被称为“精神高地”。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贫穷落后也一直困扰着老区人民。这种状况牵动着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的心。习近平总书记三次来到井冈山,深入调查研究,看望老区人民,殷殷嘱托井冈山要在脱贫攻坚中作示范、带好头,在扶贫的路上,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家庭,丢下一个贫困群众。经过干部群众的艰苦奋斗,井冈山大地旧貌换新颜,创造了神奇的“井冈山经验”,终于在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六日庄严宣布:井冈山市在全国五百九十二个国家级贫困县中率先脱贫摘帽。作家凌翼极其敏锐地捕捉到这一震撼人心的题材,用文学回应了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代话题,以生动的笔触全景式描述了井冈山脱贫攻坚的艰难历程,绘制了一幅耀人眼目的时代画卷,唱响了一曲雄浑高昂的时代壮歌。

《井冈山的答卷》另一个亮点是新颖独到的艺术构思。翻开书的扉页,习近平总书记“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的话,映入眼帘。作家正是紧紧围绕出卷、答卷、阅卷这一清晰而严谨的思路来架构全书的。脱贫攻坚、实现小康是伟大时代出的试卷,党和政府、广大扶贫干部以及参与脱贫攻坚的群众则是“答卷人”,他们要用智慧、行动和



汗水来回答这一试题,书中从“卷一”到“卷十”,就是长达近二十六万字的“答卷”。习总书记说:“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广大贫困群众才是真正的“阅卷人”,最后要由他们来打分和验收。作家富于创新性的、独一无二的创作构架,可谓高屋建瓴、全局在胸、从容不迫、一气呵成。

读完全书最难以忘怀的,是那些多姿多彩、活跃在脱贫攻坚战第一线的鲜活人物。他们身份不同、经历各异、性格有别,但都有一种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都有一种顽强拼搏、激流勇进的精神,他们都是脱贫攻坚战斗中的勇士和排头兵。没有他们的奋斗,脱贫攻坚无法取胜。我们怎能忘

记那位驻村第一书记曾润洲,他迎难而上,带领全体党员高唱《党啊,亲爱的妈妈》鼓舞士气,迅速打开扶贫局面;怎能忘记那位派驻曲江村挂点的叶维祝,他三年如一日全身心扑在扶贫工作上,为贫困村排忧解难做了大量工作,深受群众欢迎,并写下了十余万字的扶贫日记;怎能忘记那两位家在温州、主动来井冈山扶贫的李秉谦、李正提父子企业家,他们带领贫困群众创办芦笋基地费尽财力、心力和精力,克服了无数困难最终获得成功;怎能忘记那位卢心夫妇,获救的两位老人感激万分,卢主任说:“你们不用谢我,要谢,就谢共产党,谢习近平总书记。我是共产党派

到您家的帮扶干部,您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我都会想办法解决。”情景动人,话语感人。作家在书中全力打造的井冈山脱贫攻坚的人物长廊,成为这块红色土地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打通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使井冈山革命斗争精神渗透在脱贫攻坚战的全过程中,做到无缝对接、水乳交融,是作家创作的又一亮点。正如作者所说:“历史与现实在我眼前奇妙地交织。”是的,书中告诉我们,井冈山精神,是脱贫攻坚一切行动的原动力,它几乎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无事不在。作家在创作中巧妙地运用联想,让历史照亮现实。

作者凌翼本来是位诗人,近几年转向地域文化散文和报告文学写作,但他诗人的气质依然没有改变,诗人的情思依然流淌在笔端。《井冈山的答卷》中,诗的语言、诗的点染、诗意的表达,几乎随处可见,许多情景交融的场面十分感人。如卷十《神山笑脸》中的九个小节,无论写人还是写场面,都诗意荡漾、激情飞扬,都可当作质朴的美文来读。如:“左炳阳脸上的笑,比别人多一层意境。每天起床,只要打开大门,眼前就会浮现习近平总书记那天在门前讲话的一幕,耳朵里不自觉地就会出现总书记的话语。两年多了,这样的情形依然如故。晚上关门时,左炳阳会先到场院站立一会儿,她看见的是满天星空,但耳畔却会涌来习总书记的话语。这是幻觉,但又是她生活中的现实。”

《井冈山的答卷》在真实性这一点上,作家确实下了一番不同寻常的超级硬功夫。三个多月的采访,日夜兼程路进了井冈山的山山水水,走访了二十多个乡镇场、一百二十多个村组,访问了三百余名干部群众,留下了厚厚的两本采访笔记和十多万字的采访日记,并在书的附录中,别出心裁地用十页篇幅详尽列出了采访名单。作家如此深入现实,贴近人民,践行“四力”,十分难能可贵。说《井冈山的答卷》是“用脚走出来的”,名副其实。作品从头至尾完全用事实说话,有着巨大的说服力和感染力,扎实而厚重,无疑可称为当下脱贫攻坚题材出类拔萃之作。

岁月如歌

在戈壁滩上想你(外二首)

徐伊丽

我站在戈壁滩上
像沙漠的孤柳或远方的胡杨
我深情地望着你的方向
虔诚地呼唤
缠绵而悠扬
那是你赐予我爱的芬芳

我站在祁连山下
像山腰的岩羊向往翱翔
随风把我的思念带向远方
我每一步的绽放
都是你的光芒

我在佛祖的眼睛里想你
那分明是你爱的交响
我在雪花瓣中想你
马背上的人儿在抚摸月亮

我在地仗面中想你
我在悠扬的琴声和烤肉中想你
我在老妈妈的叮咛中想你
我在那一片翠绿中想你
我在丝绸之路想你
彻夜不眠地想你……

拥起每一缕阳光
驼铃般摇曳欢畅
我不知疲倦的思念
把你的爱铭刻收藏
或许幸福是遥远的梦想
我依旧会走出别样的铿锵
你的眷恋
是我永恒的故乡

灵渠之歌

我御风驾雨从天而降,
带着他的骄傲和梦想,
将思念的绿和期待的红一并收藏。
拥抱你和被你拥抱一样让人向往,
灵渠啊——你我是否相忘?
当你撕开桀骜不驯的湘江漓江,
奔腾的波涛宛如秦娥的水袖,
柔柔曼曼,
丹桂披纱笙竹凝香,
痴人癫狂。
大西北的汉子为你迷醉,
载你入黄土高原的悲壮,
岭南的大地祥和依旧,
无需也不曾迷茫,
远在长安的始皇呵!

你是否还在眺望,
将军回归故乡?

蜀道之感

峭壁路上,荒草一片。
古道原上,野花乱飞。
孤离的凄美,
高兴时迎风而舞,
沉默时一言不发。
便是双眸星一样的注视,
眼中幻化出神采奕奕高大勇武的他
素洁高雅,点缀生花,
匆匆而过的往昔,
真情无价,
或许涅槃,或许风雅。
看骄阳曼舞,
笑尘世浮华。

的千钟粟中慢了下来。也许,他更为在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意味;也许,他苦苦追寻的居室兰香,便是这样慢慢渗透的;也许,这便是生活原来的样子、本真的样子、应该要有的样子了。正如古人有言“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我想,生于斯,长于斯,人的性情和梦想许是来源于生养他的土地。若干年后,土地就是人类珍贵的资源,那里面有放牧的蓝天白云,有孕育的爱恨情仇,有打马归来的英雄气概,有风起青萍之末……就好像眼前的胡子哥,掩映在青山绿水之中,活得如此恣意、安静、祥和。

也许,生活就该是这个样子的,实实在在,真真切切。有失败有成功,有带笑的泪,有含雪的花,有如许的清风明月,近山遥水,绵绵无期,丝丝入味。携着惬意,品着清欢,吹着奶白色的梦,传递着山花烂漫的诗意。

突然间,想起梅实先生写给胡子哥的《山茶油赋》:李君先正,美髯飘逸,称胡子哥。久居京华,往来南北,笔路蓝缕,玉汝于成。然俭朴不减,仁义有加,扶携乡友,厚德乐施,誉为佛商……也许,胡子哥如许的明月入梦,如许的信心与坚强,来自故土之根,源于鸿儒之爱。

我想,在这片深情的土地上,胡子哥终会拥有风生水起的华盖,收获人淡如菊的美好。山风吹来,满庭生香,那便是人们烙在心坎上的人间烟火了。

人在旅途

识得人间烟火

袁姣素

胡子哥姓李,名先正。既然大家都喊他“胡子哥”,当然是蓄有美髯飘逸的汉子了。如换件衣袂飘飘的长袍,再把头发用簪子竖立衣头,换作在深山老林偶遇,定然会惊觉时光倒流,仿佛穿越到了一个神秘的时空。

胡子哥是有故事的人。他书读得不多,却很认死理,他认定的事情天塌下来也不怕,霸得蛮,耐得烦,有着典型的湘湖特征。据说他早年下海经商,以一身蛮劲和智慧,把一本书硬是经营到发行量逾两千万册的惊人地步。佩服之余,给了他一个大拇指,他憨憨地一笑,说,这有什么呢?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需求,并不是我经营得好,而是遇到了那个时代的黄金期。

胡子哥不愧是胡子哥,而今竟然舍下京华烟火,转身投入家乡的怀抱,在梦里水乡早出晚归种起山茶树来,研究起还原生活的“人间烟火”来。也许,这是他生命中的又一次华丽转身,这是一个经历了太多快节奏的时代,是时候该慢下来、静下来,好好地与大地对话的时候了。

每日匆忙地在钢筋丛林中往返穿梭,偶尔遭遇一些难得的柴门犬吠,闻到烧焦的锅巴香味的炊烟,心下好生欢喜,仿佛见到倚着柴扉、手搭凉棚的亲人等在等待自己归来,而现实却与我们想象的生活相距甚远。现代社会食品安全依然是人们谈论的话题,病从口入,许多未知与不自觉的因素,衍生出许多莫名的病痛,这就需要把我们的厨房来一场“青山绿水”的革命了。

六月十二日,受“写意清水,助力脱贫”笔会之邀,我从吉林长春飞赴甘肃清水。

由于大西北干旱少雨的印象,天水市和清水县地名中的“水”字,我认为就像长春中的“春”字一样,不过是当地人的美好愿望罢了,干旱的大西北哪会有这么多水呢?就像在东北,哪会有永远是春天的城?

早在十三年前的二〇〇六年,那时我还是一本通俗杂志的主编,全国书刊订货会在新疆召开,我第一次来到乌鲁木齐。从新疆返回时,我决定改乘火车。我要一站一站地走,一点一点地看,想切身感受一下大西北浩瀚无边的荒漠戈壁。列车从乌鲁木齐驶出后,很快就进入荒凉地带。有一大段路途,无水、无草、无树、无风、无生命迹象……困乏的人们东倒西歪,而我却双目炯炯,被眼前的干旱惊呆了。

在这漫漫长路上,我不仅充分感受到了大西北的辽阔、高远和神秘,也充分体会到了大西北的干旱与空旷。直到路过张掖时,我才由衷地感到一种惊喜,那是久别重逢之后再次见到绿色树木的喜悦!

到了兰州,我见到了水,见到了绿色,更如愿以偿地见到了马青山、任真、任向春、张春燕等春院的同学,晚上同学们拉着我去兜风,去看夜色中的母亲河。

而对于天水 and 清水的真正认识,是在天水通往清水的公路上。六月的天水,天空湛蓝,薄云透亮,我竟没有看到一处干旱和荒凉。目之所及,到处都是山清水秀,我竟怀疑是否到了南方?我兴奋地问:那是什么河?司机说:那就是牛头河!牛头河虽然并不很宽阔,但波涛滚滚,两岸是茂盛的花草,碧绿浓密的蒿草间绽放着各色花朵,我认出了野马兰、野杜鹃、油麻菜、老厂子、蒲公英等,那是我东北大草原上经常见到的。

我的童年是在东北大草原上度过的,草原生活让我酷爱各种花草,每当看到原野上自由生长的花草草,我都会情不自禁地辨认一番。夕阳西下,就在这个六月的傍晚,在牛头河水的陪伴下,第一次来清水,我就迷失在牛头河畔茂盛的花草中了。

清水县位于甘肃东南,天水东北,渭河上游。清水河发源于山门乡,流过县境,汇入渭河。相传成吉思汗曾在牛头山安营扎寨,清水河又称牛头河。清水还是黄帝的故里,轩辕黄帝就出生在牛头河源头的轩辕谷。《史记》载:“轩辕谷隘,清水县东七十里,黄帝诞此。”清水县关于黄帝的印迹甚多,不只是记载,也不只是穿越五千年历史风雨的传说,这里确有轩辕谷、轩辕祠、轩辕湖、轩辕故里和轩辕广场。

晚上,我们观看了清水县剧团的大型神歌舞蹈剧《轩辕大帝》。清水素称秦源之地,这里的剧目当然是秦腔。我曾在吉林省艺术研究院抓了五年地方戏,所以对我国异彩纷呈的众多剧种略知一二。我最喜欢的京剧和京剧,我是听着京剧样板戏和家乡京剧团的地方戏长大的。而像评剧、昆曲、秦腔、沪剧、越剧、豫剧、吕剧、花鼓戏、黄梅戏等剧种都不乏优秀的代表剧目,也都非常好听。

年轻演员扮演的黄帝、风后、嫫祖,莹光出现在华丽的舞台上,我由衷地希望这台有着清水地域符号的古装大戏演出成功。尽管剧本尚需打磨提升,青年演员尚显稚嫩,但这是清水留给我的特别的文化记忆。

十四日,我有幸和《西安晚报》副刊主编高亚平、《文艺报》编辑路斐斐、天水大学教授雪霏、清水县作协主席温小牛分在一个组,前往秦亭镇麦池村参观。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沿着采风路线,在志愿者的带领下,一站一站地走。来自天南地北、首次谋面的我们就像分别多年的老友,没有任何隔阂,相谈甚欢。

天空一直飘着小雨,越野车沿

遥望清水

王怀宇

着九曲十八弯的乡间公路向前飞驰着,朦胧的远山笼罩着一层轻纱,在绿水青山中影影绰绰;几只雨燕在飘渺的云烟中忽远忽近,若即若离,就像画家的几笔淡墨,泼洒在天边。

麦池村以前是一个贫困村,后来在天津市河北区政府的帮助下,先后为全村二十多户困难群众援建了价值十一万元的青砖大瓦房,而群众只花一万元。我们来到麦池村村委会,听了年轻书记对精准扶贫工作所做的详细报告。年轻书记很沉稳,对村中每个老百姓的家境都了如指掌。我们从年轻书记的讲述中感受到了辛苦,也感受到了坚毅和决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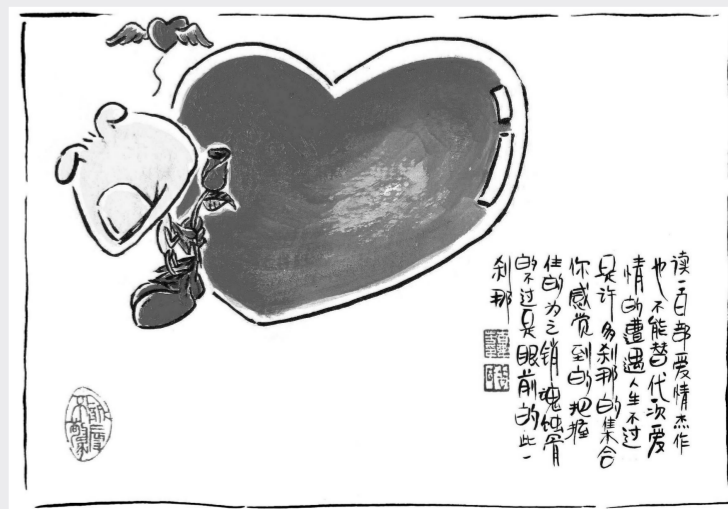
长沟村外,一条小河像缀着宝石的飘带系在富饶的土地上。峡谷中的溪水跃上山头,变成千百个大喷泉,浇灌着周围的一片片庄稼。张华伟书记的热情周到让我们很感动,晚餐是当地特产,农家土鸡和清水土蜂蜜让作家们大饱口福。长沟村还专门为大家演出了皮影戏《二进宫》,渲染了喜庆祥和的节日气氛。晚上,我们就住在了长沟村的农家乐。

十五日上午,我们又来到了黄门镇的黄湾村,见到了来自县委组织部第一书记王晓军——一个三十岁出头的帅小伙。在他的带领下,黄湾村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起来。我询问黄湾村近年来发生的巨大变化和基层工作中最大的困难是什么。王晓军说,最大的困难就是个别思想落后的群众不配合工作,还有就是如何解决村里养殖户产品销售的问题。在一次次进村入户交心谈心后,不配合的群众也慢慢改变了想法。多数时候,我会和村支书去县里的大酒店和餐馆推销土鸡和土鸡蛋,因为口感好客人很喜欢吃,所以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我久久回味着王晓军那朴实的话语,通过这次采风活动,我更深切地体会到文学创作就要接地气,为老百姓代言,才能创作出脍炙人口的好作品。

从清水回来,我的心情一直不能平静。盛夏的夜晚,伴着东北难得的一丝凉意,望着浩瀚天空和辽远的群星,回忆起一个月前的温暖往事,天水市、清水县、秦亭镇、轩辕谷、麦积山……满载深情的牛头河水一路奔腾,汇入黄河、流向大海……

灯下漫笔



画说王道 王蒙文 吉建芳绘

人在旅途